

血淚碑之五



石友仁移家來蘇，婆子青留其同住。

血淚碑之六



似寶發見文卿喬裝，文卿危言要挾。



血淚碑之七

梁石遠行，小鮑以流言中傷似珍。



血淚碑之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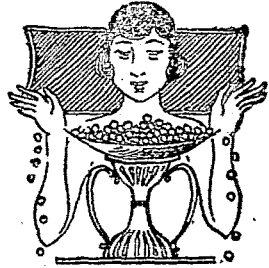
梁母痛責似珍。

梁家有二女，大女似寶，小女似珍，似寶守舊，似珍維新，兩姊妹，兩條心，他倆的爸爸愛似珍，他倆的媽媽愛似寶，兩父母也不一條心。

似珍很愛少年石如玉，石父爲差使來蘇，得與梁府同居，可恨早有箇浪子陸文卿，一見似珍，就想喫天鵝肉，男扮女裝，混進了梁府，先被似寶看破，文卿不等發作，軟硬工一齊來，把一位只曉得守舊不曉得世故的大小姐，由忍痛屈服，變爲兩下私通，梁似寶自從給陸文卿引壞之後，反而大着膽子，勾引起石如玉來了。

好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，這是梁似寶所希望於石公子的，公子如何，卻是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落戀花。

有一夜，小賊崔虎進府偷竊，石公子出來捉賊，反被崔虎一棒打悶，陸文卿趁此進讒，騙石母說是「似珍有兩箇漢子，這一棒定是爭風喫醋的好情案，恰巧石母也是箇舊頭腦，同梁母一樣，早就看不起似珍這樣的新女子了，當然非



血淚碑本事

(鄭正秋)

第二十五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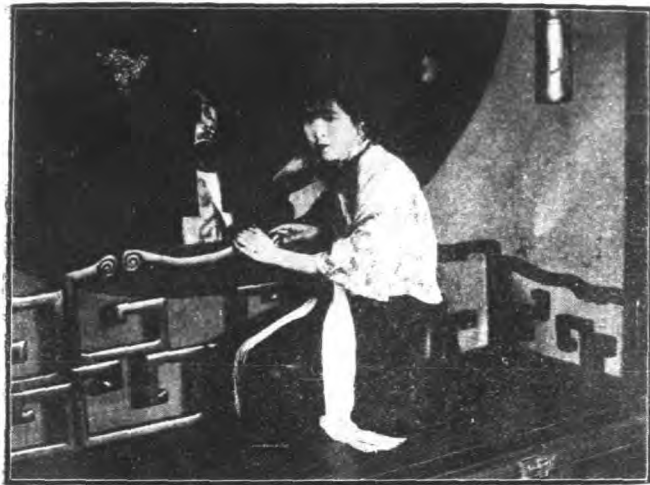
常之相信，再加石父正同梁父先一日動身出洋幹了，上下男女，都是舊腦筋的人，誰替他辯白呢？於是乎（珍）（玉）良緣，就發生了大障礙，而且幾幾乎要變成（寶）（玉）姻緣哩，似寶當然得意，格外親近如玉，似珍錯會意思，竟同如玉大吵，不料隔牆有耳，反教老人起疑，小人得志。

似寶夜來還要去看石公子，陸文卿大發醋勁來干涉，似寶恨不可解，揭破他的原形，石公子走出來看，文卿惱羞成怒，很命把石公子打死，到天亮翻過來冤枉似珍，說他『因為怕石公子揭發他的奸情，所以出而謀殺的』，法官問到似寶同石母，都是如此說法，問到他生身之母，母也不敢說他小女兒可靠，唉，一箇過渡時代的可憐女，處到這樣不幸的環境，自以為生不如死，只求及早相從如玉于地下，也不願自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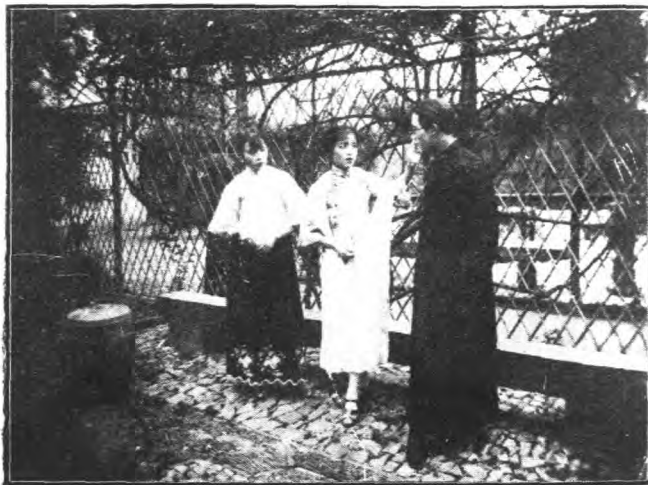
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一堂和尚正在念得興高采烈的時候，死人忽然復活，不過腦病復發，記憶力完全喪失，似寶疑心生暗鬼，恐怖得要遁入空門，文卿怕出事，威逼他捲逃，逃到鄉下小客棧，以為可以掩人耳目，不想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崔虎眼快，進去做扒手，連帶把文卿的一條生命也扒去了，似寶天良發現，對着死文卿，連呼報應報應，也就拔刀自殺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浮蕩少年快回頭，莫學文卿尋死路。

梁石二老頭，忽忽回家來，幸虧如玉已經有知覺，聽得似珍上法場，力疾飛奔去救她，傷心啊，一箇求解放而不得的新女子，終于從絞場上解放下來，倒在如玉懷裏，一口鮮血，兩行熱淚，解放下這冷酷的世界了。

一碑雙塚，兩家二老，悲哀的空氣太濃厚了，忽然來了一班好同學，撐起鮮明的旗幟，寫着十三箇大字道：『以死者之血淚，澆開人間自由花』。



媒言如玉欲妻似寶，似珍大疑。



似寶屬意如玉，爲似珍文卿所窺。